

讀騷論微初集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游國恩著

讀騷論微初集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

平

讀騷論微初集一冊

(80708.5)

每冊實價國幣伍角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 者 游 國 恩

發 行 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六五四七上

(本書校對者 王永榜 王模 王崑武)
沈抱秋 孫平治 黃堅) 陸

敘目

屈賦考源

.....一

一 賦的小引

.....一

二 屈賦四大觀念

.....四

三 餘論

.....六三

論屈原之放死及楚辭地理

.....七三

一 屈原放逐時地考略

.....七三

二 楚辭中沅湘洞庭諸水斷在江南證

.....八九

三 餘論

.....一〇九

甲 屈原不死於懷王入秦以前辨……………一〇九

乙 離騷從彭咸確爲水死辯……………一一三

丙 離騷美政說……………一二七

丁 雲中君非祀水神說……………一二〇

戊 九章辯疑……………一二三

己 哀郢辯惑……………一三二

庚 釋民……………一三七

辛 釋故都……………一三八

論九歌山川之神……………一四三

一 論湘君湘夫人……………一四三

二 論河伯……………一五一

三 論山鬼……………一六〇

離騷后辛菹醢解……………一六七

天問題解……………一七五

天問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解……………一七九

天問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解……………一八五

天問古史證 二事……………一九一

楚辭講疏長編序……………一二一三

右文凡九首，爲細目二十有二，皆余辛未以來考論楚辭之所作也。其中屈賦考源一篇，民國二十年刊載武漢大學文哲季刊；見第一卷第三第四兩號。離騷后辛菹醢解，載入山東大學文史叢刊；見第一期。論九歌山川之神一文，載於今年四月國聞周報；見十三卷十六期。其餘則三四年來久壓篋笥之舊藁，重加刪定者也。憶往年有事於楚騷，嘗妄欲撰楚辭箋證若干卷，搜羅摭摭，浸淫漫衍，不可復休，於是取其中古今所聚

訟者，一一撰爲專文，以冀有所考定；久之積稿逾十萬言，擬俟將來箋證成書，仿朱子楚辭辯證，及蔣驥楚辭餘論之例，別爲考證若干卷，附之簡末。念人事紛紜，未知何日可以成編，乃不忍自棄，汰取十之六七，總爲斯集，題曰讀騷論微，蓋劉子政云興離騷之微文，是用竊取云爾。世之大雅，幸有以教之。歲在丙子七月八日，倚裝識於島上寓廬。

讀騷論微初集

屈賦考源

一 賦的小引

什麼是『賦』？毛詩烝民『明命使賦』，傳云：『賦，布也。』又小旻『敷於下土』，傳云：『敷，布也。』『賦』、『敷』同聲，故管子山權數『賦藉藏龜』，注亦云：『賦，敷也。』又『敷』與『賦』古並讀作重唇音；故詩『敷政優優』，左傳引作『布政優優』；『敷時繹思』，左傳又引作『鋪時繹思』。其實都是一個意義。（詳見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五。）後來劉勰便根據這個意義下了一個『賦』的界說道：『賦，鋪也；鋪，采摛文，體物寫志也。』（文心雕龍，詮賦。）同時鍾嶸詩品也說：『直書其事，寓言寫物，賦也。』朱子在詩集傳也說：『賦者，敷陳其事，而直言之也。』綜觀衆說，『賦』的意義很簡單：用現在新名詞來說，不過是修辭學上的『直說法』而已。

周禮春官：『大師教六詩：一曰「風」，二曰「賦」。』毛詩關雎傳亦云：『詩有六義，一曰「風」，二曰「賦」。』可見「賦」本是六詩的一種。所以班固兩都賦序云：『賦者，古詩之流也。』顏氏家訓文章篇亦云：『歌、詠、賦、頌，生於詩者也。』後來這「六詩」的學漸漸的失傳了，於是只有「賦」單獨盛行起來，這便是劉彥和說的『六義附庸，蔚爲大國。』班固漢書藝文志的『詩賦略』中有一段話講他的來歷最明白：

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，以微言相感。當揖讓之時，必稱詩以諭其志。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。故孔子曰：『不學詩，無以言』也。春秋之後，周道寢壞，聘問歌詠，不行於列國；學詩之士，逸在布衣，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。大儒荀卿及楚賢臣屈原，離讒憂國，皆作賦以風。師古曰：「風」讀曰「諷」。咸有惻隱古詩之義。

由此可知賦的性質雖主鋪張，而他的作用却仍爲諷諫，與詩歌初無分別。屈宋以後，如枚馬諸人的賦，雖然變本加厲，『競爲侈麗閎衍之詞』，不免『勸百諷一』的譏，然而這不過是文體上的變遷，其實諷諫的意義並未消滅。我們只須看一看漢書司馬相如傳贊就明白了。

講到屈原的作品，本是名爲『楚辭』，並未自命爲『賦』的。用『賦』字題篇的是始於荀卿的『賦篇』。然而這是一個總題目，雖是分詠『禮』、『知』、『雲』、『蠶』、『箴』五事，却不曾題作『禮賦』、『雲賦』等名稱。所以真正以『賦』爲題的頭一位，現在大概要算賈誼。（賈誼稍前的陸賈，漢志雖載他的賦三篇，今不可見。）但漢人對於屈宋諸人的文章雖一面稱他爲『楚辭』，（如漢書朱買臣傳云：『召見說春秋，言楚辭。』王褒傳云：『徵能爲楚辭，九江被公，召見誦讀。』）而一面則仍稱爲『賦』。試看漢志『詩賦略』，打頭便是『屈原賦二十五篇』，與枚、馬諸人同例；而下文敘論中也說屈原作賦以風。（引已見前。）不特班固如此，史記屈原傳亦云：『屈原既死之後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辭而以『賦』見稱。』又云：『乃作懷沙之賦。』懷沙是楚辭九章的一篇，本無『賦』名，而太史公却明明稱他爲『賦』了。此外漢書賈誼傳及地理志，應劭風俗通六國篇都說屈原作離騷賦；王充論衡案書篇也說『賦象屈原，賈生。』可見漢人對於屈宋的作品——楚辭是一律當作『賦』看待的。

漢人所以稱『楚辭』爲『賦』者，因爲『辭』與『賦』的實質本無區別。試看卜居、漁父二

篇本非騷體，也被列在『楚辭』集中；而司馬相如的長門賦，大人賦，班固的幽通賦，張衡的思立賦等篇，都是騷體的形式，却從來沒有人目他們爲『辭』的。卽此一端，便知漢人稱屈子的文爲賦，本是極對的。

二 屈賦四大觀念

現在要講到本題了。屈原的辭賦是從何處來的呢？說來很長。照前人的話講，賦生於詩，但是屈原的文章自有他的來路，決不是如此簡單。如果我們要澈底明瞭他的來源，還得從古代學術思想的流別中尋去。（我從前在楚辭概論裏論楚辭的起源，曾舉出三點：一、關於北方文學的；二、關於南方文學的；三、關於楚國的——風俗的，音樂的，地理的。這都與本文注重內容的思想者無關。）章學誠說：『夫楚辭，屈原一家之書也。』（文史通義，文集。）又說：『相如辭賦，但記篇目。（自注云：『藝文志，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，次於屈賦二十五篇之後；而敍錄總云，「詩賦二百六家，一千三百八十一篇。」蓋各爲一家之言，與離騷等。』）皆成一家之言，與諸子未甚相遠。』這不能說是目錄學家泥古的偏見。古代學有專門；九流十家固然都是專門學問，辭章也是一種專門學問；所以漢志著

錄，便把他緊接着十家之後，這不是絕無意義的。你看朱買臣被召言楚辭，被公應徵誦讀，楚辭若非有專門的授受，何以西漢時便少有人能『言』，少有人能『讀』，而必待徵召朱買臣及江公呢？（周禮春官大司樂以『樂語』教國子興、道、諷、誦、言、語。鄭注，以聲節之曰『誦』，可知古人所謂『誦讀』，並非一件容易事。）這等專門之學，直至隋代還有人能懂。試看隋書經籍志云：『有僧道騫者，善讀之，能爲楚聲，音韻清切；至今傳楚辭者，皆祖騫公之音。』這不是楚辭本屬專門學問的明證嗎？

古者九流之學各有所自出，辭章之學也有所自出；九流出於王官，楚辭也是出於王官。不過辭章和其他學術究竟不同，所以他的來路也不及九流諸家的明顯，因此漢志（或向歆父子）也未嘗明言。現在我們應該增補一條說：『楚辭家者流，蓋出於史官及羲和之官；』或者說：『辭賦家者流，蓋出於道家及陰陽家。』如今便抱定這句樞語來探討屈賦的來源。

我們研究楚辭，若稍肯留心一下，便可發現屈賦中有四個很明白的觀念，即：

（一）宇宙觀念。宇宙的觀念就是自然的觀念。這種觀念以天問中爲最多，離騷及遠遊次

之，他篇則甚少。（曩辨遠遊非屈原所作，未審。）

（二）神仙觀念。神仙的觀念就是出世的觀念。這種觀念以遠遊一篇爲代表，離騷中亦多有之。

（三）神怪觀念。神怪的觀念全是幻想的觀念。這種觀念以招魂中爲最多，天問次之，他篇絕少。（招魂非宋玉作，已詳辨拙著楚辭概論中。）

（四）歷史觀念。歷史的觀念也可說是善惡因果的觀念，或教訓勸戒的觀念。這種觀念以離騷天問爲最多，他篇次之。

以上四種觀念彼此互有關係。現在且看他們是從那裏來的。

屈原何以會想到關於宇宙的許多問題呢？王逸楚辭章句天問序云：『屈原放逐，憂心愁悴；彷徨山澤，經歷陵陸；嗟號旻旻，仰天歎息。見楚有先王之廟，及公卿祠堂，圖畫天地，山川，神靈，琦瑋儵倏，及古聖賢怪物行事，周流罷倦，休息其下。仰見圖畫，因書其壁，呵而問之，以渫憤懣，舒瀉愁思。』王氏這話的不可信，我前在楚辭概論裏（頁一三五——一三六）已經辨論過：天問與屈原放逐的時

代無甚關係。楚國先王公卿祠廟裏的圖畫，不過是王逸自己腦中的意像，拿來解釋屈原何以忽然會有這樣一篇奇怪的文章的。其實他不知這種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的學問，本來就是屈子的家學，不足爲奇的。這話怎講？讓我慢慢道來。

漢書藝文志：『陰陽家者流，蓋出於羲和之官。敬順昊天，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民時，此其所長也。』班固這話是從尙書堯典上鈔來的：

『乃命羲和，欽若昊天，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時。』

我先把這幾句譯成現在的普通話：

『帝堯於是派羲氏和氏二人，教他們敬奉上帝的命令，推算那天上的日月星辰的法象（如道里，躔度等。）以定歲月，干支，大小，朔望，四時，晝夜的標準，造成一種曆法，頒布天下，以便下民遵用。』

我們千萬不要忽視：創造曆法是一件如何的重要而困難的事呵！若非精通天文曆數的學，是斷然辦不到的。這種學問古代多半掌在史官手裏（詳後）。這便是戰國時候的陰陽家，不久以前

掌管天文的欽天監，現在叫做觀象台。

義氏和氏是什麼人呢？尙書僞孔傳云：『重黎之後，義氏和氏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。』重黎又是什麼人呢？按周書呂刑云：『乃命重黎，絕地天通，罔有降格。』僞孔傳云：『重即義，黎即和。』所以揚雄法言重黎篇云：『或問：「南正重司天，北正黎司地，今何僚也？」曰：「近義近和。」』又按國語楚語云：『昭王問於觀射父曰：「周書所謂重，黎實使天地不通者，何也？若無然，民將能登天乎？」對曰：「非此之謂也。古者神民不雜……及少皞氏之衰也，九黎亂德，民神雜糅，不可方物；夫人作享，家爲巫史……顓頊受之，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，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，使復舊常，無相侵瀆，是謂「絕地天通」。』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，堯復育重黎之後，不忘舊者，使復興之，以至於夏商。故重黎氏世敘天地，而別其分主者也。』（史記歷書及自序亦引此文。）尙書呂刑孔疏略引此文而加以解釋云：『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：「乃命義和，欽若昊天。」即所謂育重黎之後使興之也。以此知重即義也，黎即和也。言義是重之子孫，和是黎之子孫，能不忘祖之舊業，故以重黎言之。』由此可知陰陽家所從出的義和是重黎的後代，他們所以能受堯的任命，主辦觀象授時的事務，正因為他們都是天文學

世家。

又按史記楚世家云：『楚之先，出自帝顓頊高陽。——高陽者，黃帝之孫，昌意之子也。——高陽生稱，稱生卷章，卷章生重黎。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，甚有功，能光融天下，帝嚳命曰祝融。（又略見國語鄭語。）共工氏作亂，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，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；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，復居火正，爲祝融。吳回生陸終，陸終生子六人……六曰季連，芊姓，楚其後也。（大戴記帝系篇與此略異。）攷周書及楚語都說重黎爲二人，故春秋昭公二十九年左傳記蔡墨對魏獻子稱少皞氏有子曰重，爲句芒；正木顓頊氏有子曰犁，爲祝融。正火堯典孔疏即據此以駁史公此文之誤。但楚世家索隱引劉氏說：『少昊氏之後曰重，顓頊氏之後曰重黎。對彼重，則單稱黎，若自言當家，則稱重黎。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，非關少昊之重。』下文索隱又云：『此重黎爲火正，彼少昊氏之後自爲木正，知此重黎即彼之黎也。』重黎的名字雖然有點異說，但不管他是否名黎或重黎，然而證之以上各書，那司天司地的二人中，總有一個是顓頊的後，這是可以斷言的。黎或重黎既是顓頊的後，由此可知楚國也是天文學家的後代。

『屈原者楚之同姓也。』所以他在離騷裏開口便自述他的世系道：『帝高陽之苗裔。』而他又曾爲懷王的左徒，左徒就是後世史官的職位，（張守節說：『左徒，猶今之左拾遺。』）兼掌天文曆數的事的。例如史記天官書稱昔之傳天數者，周室史佚；史記自序也說司馬氏爲重黎之後，而世典周史。又漢志陰陽家有宋司星子章三篇，子章卽宋景公的史官。又左傳昭二十九年，蔡墨對魏獻子述五官五祀，蔡墨也是晉太史；這都是古代史官兼掌天文的明證。屈原既是重黎的後，又是個博聞強記的人，所以雖然時代遠隔，我想他對於家學淵源，多少總懂得一點，而何況又是他的職務上所應該知道的事呢？

話雖如此說，然而終乎是一個略近附會的理想。現在我要拿出證據來。

史記歷書云：『其後三苗服九蕤（按卽九黎）之德，故二官（按卽指南正重及火正黎）咸廢所職，而閏餘乖次，孟陬殄滅，攝提無紀，歷數失序。』今按屈子離騷紀他自己的生庚云：

『攝提貞於孟陬兮，

惟庚寅吾以降。』